

78 Degree North

北纬78°

陈丹燕 著

Book 1: 遇见

上海文艺出版社

Chen Dan yan
78 Degree North

陈丹燕 · 北纬78°

遇见



78 Degree North * CONTENTS

P6 关于雪花的一切



78 Degree North * CONTENTS

P56 要有光



78 Degree North * CONTENTS

P84 该隐的记号



78 Degree North * CONTENTS

P98 不舍得

关于雪花的一切

雪花来袭。

对我来说，寒冷而干燥的雪花是一种极为遥远的自然，甚至是一种传说。它布局工整的结晶体中央，坐落着一粒来自太空的微小尘埃，它那细小复杂的冰凌，记录着自太空飘落的整个过程，好像一本长途旅行的回忆录。住在亚热带的我，本可以一辈子都不与它认真照面，或者将它当成一种乌托邦来咏叹。或者在北极变暖的气候背景下，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来悲悼。总之，它是遥远的。对我来说，通畅的抽水马桶，洁净的自来水以及家门口有一条树阴浓郁的安静街道则更为必须。最好，离卖冰激凌的小店也不太远，小店里出售加朗姆酒的冰激凌。因此，我对雪花，多年来一直抱着亚热带的旧通商口岸城市里的人通常的感情，那是一种夸张的喜爱，来自对自然的疏远与冷淡。

我不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但仍过着被物质包围的城市生活。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田园至上者，从不因袭上海知识分子的传统，将上海至杭州之间的一带视为理想的自然，在我看来，那样的山水田园充满人工痕迹，并不能触及到我的心。我对自然的感情就这样沉睡着，继续沉睡着，半生已过去了，仍未醒来过。因此也从未真正感受到对自然的需要。

问题是，我将自己送到了北纬79°的一条冰川上。这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北极冰雪最为丰厚的季节。此时新奥尔松附近冰川上的积雪超过了一米五，我行至冰舌，在那里挖一个一米五深的雪坑，积雪蓝盈盈的，仿佛有光从深处射出来。但





*



**

还见不到冰川表面。在厚软的积雪上行走非常艰难，虽然背着的水早已结成冰砣，但内衣却被汗水浸透了。

一片雪花从寒冷天空中飘然而下，在斯瓦尔巴德岛铁灰色的空中忽闪着洁白的身体。它落进我的手掌中，非常之轻，还不如一缕风。它被手掌里的温度托起，向上浮动了一毫米，就像着陆的降落伞那样，然后再次落下，好像被枪击中的人那样颓然倒下，顷刻化为一粒细小的水珠。这个雪花消失的过程，倒是我熟悉的。如同看到魔术的被戳穿，理想的破灭，失恋以及野性的被征服，还有年轻执著的心与世俗的社会标准妥协。

雪花似乎标志着一种与自然更为本能和真切的联系，一种可望不可及，因此使人备感困惑不安的联系。是的，一种不安萦绕在心里，仿佛清晨仍在梦中，但市声已入梦来袭扰，在梦中放眼望去，好像都是旧情景，却阴影四合，梦境已接近破灭。雪花就带着这样的不安，融化在我手心里。

北极有各种各样的雪花，有些在高空中被大风撞碎，成为沙粒般坚硬的雪。有些落在由于大西洋暖流经过而未冻结的海岸上，潮湿而寒冷的空气使它们长成蝴蝶大小的晶莹雪片，它们轻盈地匍匐在硕大的海冰上，如蝴蝶匍匐在花瓣上，冰晶的图案殊为复杂和精巧。还有些则保留着最基本的对称六角形，如同刚刚出炉的新鲜圆面包，每个棱角都由一个通明并尖利脆弱的冰凌组成。这是一种非常神秘物质，有种天然的浪漫气质，它精致的结晶体就像人们对少女容貌的期待一

* 雪花

** 北极脏雪

斯瓦尔巴德群岛

斯瓦尔巴德群岛在挪威语中的意思是“寒冷海岸的岛屿”，处于巴伦支海和格陵兰海之间，是地球上有人居住的最北的地方之一。群岛60%的土地为冰川所覆盖，永冻土层厚达500米，在夏季只有地表以下2-3米的土层才会解冻。它位于北纬74°-81°、东经10°-36°，由斯匹茨卑根等三个大岛和数十个小岛组成，总面积达6.3万平方公里，离北极点仅1750公里。熟悉极地科考历史的人都知道斯瓦尔巴德群岛是极地科考史上的重镇，斯匹次卑根群岛上的新奥尔松更是极地考察史的见证地。

样，不论怎么美，都不为过，甚至也不让人真的吃惊。

从我的微距镜头里认识这陌生的物质，我对它非常着迷。以至于有一次在一块海冰上坐得太久，海冰被我身体的热量融化了，我和我的照相机都差点落进海里去。“啊，是雪！”我心中这样惊叹。然后，不自然的感受浮现上来，像蹩脚的诗人，用最不自然的方式激烈地咏叹自然。幸好我还能体会到这种不自然，知道要制止它的蔓延。但我仍旧是尴尬的，因为不知道如何得体地接受它。

一个小男孩对我郑重地摇着他白皙的食指，以示警告：“你一定记得不要吃雪。”“为什么？”我听说过有人特意带了苏格兰威士忌到北极，就是为了用世界上最寒冷和纯净的冰来调和威士忌的口味。外来者对北极的冰雪有种膜拜，不过更多是出于物质主义者对消费的渴望，和对世界无止境的索取。我知道也有人在南极这么做，他们甚至觉得自己能喝到那样的威士忌有无限的荣耀。

“因为北极的冰雪里有很多汞，听说是全世界汞含量最高的雪，它不是看上去那样白。”他说。

在北极我看到了脏雪。在冰原上，冰川上，机场跑道边，或者海岸上，甚至在房屋外面的门廊边以及滑雪道上，可以说到处都是。它们是灰色的，被烧焦了的，附着了从北半球吹来的各种污染物的。有一些带着一道黑边。另一些则彼此黏着在一起，好像一瓶夏日潮热天气里结成一团的绵白糖。听说，这样的雪已失去反



*



**

射阳光的能力，它们吸收了阳光中的热量，在极昼时完全融化。脏雪融化后，露出雪下颜色更深的海冰，或者永冻土。它们失去白雪的保护后，将吸收更多的热量，造成更多的融化。北极气温随之升高，冰川和冰盖也随之融化。

北极脏雪，已渐渐在这些年闻名于世。它来自于北半球的工业污染，碳排放量，森林大火，空调和冰箱使用的氟利昂，这些污染随季风来到北极，驻留在雪上。一旦北半球夏季酷热，多瑙河水灾，长江流域雪灾，美国中西部平原龙卷风灾，人们就联想到在地球顶端堆积着的那些脏雪以及随之而来的融化。

我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脏雪，虽然心中不快，但还是能够接受，因为它们长得就很丑。但那些看上去洁白美丽、完好无恙的雪，也是有毒的。这却让我受到了打击。加拿大的科学家在北极的雪花和冰凌里找到许多汞，却不能肯定它们是如何进入到雪花中的。他们展示了有毒雪花的照片，与我在海冰上拍到的差不多一样。那天匍匐在海冰上，我小心翼翼地拍摄它们，好像对待一个天使。我心中欣喜，是因为看到如此纯净的物质。

然后，我看到了加拿大科学家展示的毒雪照片。这时的感受有些怪异，当雪花已变成一种威胁，一种化学物质，一个北极身体上的癌肿，它是无辜而邪恶的。

* 与我交谈的那个小孩

** 奥斯陆科技馆里孩子们的雪花剪纸

*** 机场的人为脏雪

奥斯陆科技馆的温暖大厅里，沿着高大的玻璃窗从上到下，挂满了孩子们用白纸剪的雪花。北地的孩子们与雪花很亲热，我仔细看了那些剪纸，也数了，那上百





*



**

枚雪花剪纸的图案全是不相同的,与科学家们对雪花形态的研究相仿。这些孩子是被地理老师带来气候馆上课的,在那里他们能看到气候变暖给全球带来的变化。那些剪纸就是他们的作业。

奥斯陆科技馆的气候博物馆里,展厅中央放着两大块正在融化的北极海冰。它们已经失去了原先万年老冰的蓝色,变得透明。它们暴露在常温下,不断地滴水并缩小,五天后便完全消失。它滴下来的水被留在展厅里,积水已经漫过参观者的脚背,所以参观者得换上博物馆特制的高筒套鞋才能进去。门口有一幅海报,里面有与长筒套鞋匹配的计量尺,2008年,积水淹没了套鞋的脚背,到2070年,积水将淹没整个套鞋,人类将无立足之地。

地理老师正在教大家如何观察一块来自北极的冰:变得透明的冰块,无可争议地正在融化。而在阳光下融化的冰山和冰冠,会散发出比蓝色的永冻冰耀眼得多的光芒——阳光下水滴的光芒。因此,在小飞机上掠过北极荒岛的时候,那些光芒灿烂的景色是不寻常的。而碎裂的冰盖在深灰色的大洋中,则更像是先锋派画家笔下的抽象画面。偶尔看到还泛出淡蓝色的浮冰山,它们是从上亿万年的古老冰舌上断裂下来的。由于深冻与古老,它们是蓝色的,它们即使从冰川上断裂下来,在海面漂浮,也能存在四年左右。待蓝色消失,它们就将在冬天到来以前消失。如今,北极正以崩溃的速度融化着,如同这块送来展览的冰。

这应该是世界上唯一一处地面被主动淹没的展厅,地上的积水给人窒息的感受。

* 气候博物馆展厅里陈列的北极冰

** 冰块融化的水已经漫过参观者的脚背,意味着未来地球海平面将像这样逐步上升

北极的融化

最近十多年以来，北极的冰雪融化得很快，据有关统计，从2002年9月至2007年9月，北极海冰的面积比历史上同期大概缩小了103万平方公里。另外，东部海盆地冰雪的厚度大概减少了43%，将近一半。

另外还有一个统计数字，北极海冰的厚度在上世纪80年代是4.88米，但目前冰雪的厚度只有2.75米，缩减了将近一半。因此有人预测，如果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到2050年，北冰洋的夏天可能就没有冰雪了。再过将近100年，可能整个北冰洋的冰雪就不存在了。

幽暗的展厅角落由于积水的反光，被条纹状的波光所照亮，它们四处浮动，加强了被淹没的感觉。地理老师正在给一班小学生讲解，他的声音在封闭的大厅里，由于积水而显得格外沉闷：“从前北极的煤矿有个习惯，在矿工进一个新矿井前，总是先放一只鸟进矿井，如果那只鸟安全地飞出来了，矿工才下井工作。北极是对地球气候反应最敏感的地区，它就是测量地球变化的那只鸟。”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很高，口齿清晰。

他让我想起我的中学地理老师，三十多年前，她梳着整齐的短发，声音清脆而柔和。“在地球的最北端是什么？”这是初中时代，地理老师提出的问题。

他们没有太多的共同点，只是都在谈论北极。

初中时代的教室里充满亚热带明亮而柔软的阳光，天蓝色的的确良窗帘在凉爽的风里拂动。我美丽而娇小的地理老师在讲台上转动一只地球仪。多年以后，我只记得地球仪上，是一片蓝色。那种蓝色，意味着那里是一片大洋。我不记得当时自己是否看到大片的蓝色中还有些细小的黑色点缀，那些大洋中凸起的黑色小点，就是我踏上的斯瓦尔巴德群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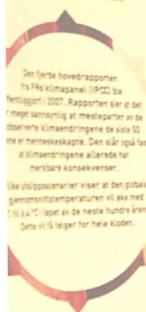
“那是四季不化的冰封大洋。”老师指着那块蓝色诗意地叹息，“像带了一顶厚厚的白帽子一样，被永冻的冰盖覆盖着。冰盖最厚的地方有2300米之深。这算有多深呢？差不多从我们学校走到徐家汇。”老师惬意地微笑着，好像很满意那里的寒冷。

marapport

Att fast at vi allerede ser konsekvenser av
endringer. I løpet av de neste hundre årene
irøknninger gi dramatiske følger.

Hoyere havnir.

totale hævelser anvendes til stige med 10 til 15 cm.
 [10] Hævelserne på denne stigningen vil derfor
 blive vækkes op og dermed fjernes.



Was sollen wir trinken?

aportul maritim al statei
reducandu-se astfel la o
catastrofa pentru economia
si cultura.

Wolfe permarctus

Penggunaan di suatu line
waktu temp. yg dit. trypsin
pada trypsin akan menjadi
akut.

1572-2009

Kunststoffe: Anteil an 35 Prozent zu 1990.
 Spritzgießverfahren: 40 Prozent, 45 Prozent zu 1990.
 Spritzgießverfahren: 40 Prozent, 45 Prozent zu 1990.
 Spritzgießverfahren: 40 Prozent, 45 Prozent zu 1990.

Arter forsvinner

As temperature goes up, the rate of reaction goes up. The rate of reaction is 25-30% as temperature goes up 10°C.

...sier noe, er det best å tro det - og deretter
...til at situasjonen sannsynligvis er mye verre
...er den er." ... forsker og forfatter 200

Tim Flannery, forsker og fortæller 2005

Fete biler på sprit

NEW ORLEANS
1894

Energirevolusjon



10



10

gi som reduserer eller fjerner us

奥斯陆科技馆的气候博物馆，参观者须换上高筒套鞋才能进去。

For Penina Moco og de 400 andre som lever på Stillehavsoya Kabara på Fiji, er mangelen på regnvann i ferd med å true livsgrunnlaget.

På Fiji kan global oppvarming føre til at

- mindre regn truer vannforsyningen
- stormer og ekstremt høye opptre oftere
- havstigningen legger lavtliggende områder under vann



KABARA / FIJI

Global warming is causing a rise in sea level. Higher sea levels will result in large land areas and some villages becoming submerged. Many coastal areas, such as the small Pacific island of Kabara in Fiji, will experience more frequent storms, increased erosion, intrusion of salt water in their fresh water sources and cultivated lands.

Gaml



MASAI

Global oppvarming vil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oppleve tørke og mangel på vann. Dette kan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måtte flytte til andre steder.

QINGHAI

Global oppvarming vil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oppleve tørke og mangel på vann. Dette kan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måtte flytte til andre steder.

Sklima

Global oppvarming vil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oppleve tørke og mangel på vann. Dette kan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måtte flytte til andre steder.

dag me

Global oppvarming vil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oppleve tørke og mangel på vann. Dette kan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måtte flytte til andre steder.

endringene på krog

Global oppvarming vil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oppleve tørke og mangel på vann. Dette kan føre til at mange mennesker vil måtte flytte til andre steder.



*

离开挪威狭长大陆的北端，小飞机像蜻蜓一样渺小地掠过浩瀚大洋。我坐在窗边，感到自己异样的细小。海水一直向北而去，连接到北极点。然后，我飞过白色耀目的冰盖，浮冰从碎裂的冰盖上散落在整个深蓝色的、寒气森森的海面上，远远望去，好像一把撕碎的白纸。飞机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得以飞离那些漂浮的巨大冰块。在与大洋连接的前方，出现了kongsvegen冰川。冬天的冰川看上去极为洁净，巨大皱褶里散发出静止的幽蓝，古老，而且神秘，它是从远古的冰河纪一路砥砺而来的，遗产般的冻河。沿着向大洋倾斜的蓝色冰川向前望去，能看到这条斯瓦尔巴德岛上最古老的冰川一直通向西北，通向冰封的荒岛深处。那些布满处女雪的桌状雪山在荒岛上起伏着，它们很容易让人想起上帝创造世界时使用的工作台。这也就是上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将它们称为讲经台的原因吧。遍布于北极诸岛的雪、雪花、雪晶、冰凌、冰，天长地久地汇集成冰川和冰山，散发出古老的蓝色。我的地理老师到底隔得太远，她不知道那蓝色，更是古老和静止的象征。是的，目前它仍旧是蓝色的，但已不是永冻的大洋。

从北纬78°飞向79°，到处能看到正在碎裂的北极冰盖，在天光下闪闪发光的透明的浮冰，这样的崩溃，如上帝世界的崩溃，如信仰的崩溃，如记忆中老师心满意足的微笑的崩溃。在我动荡不宁的少年时代，老师的微笑曾给了我如此深刻的记忆，以及安慰。

“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北极附近的永久冰层面积骤然减少了14%，约73万平方公里，大约是两个德国的国土面积。与过去的26年相比，2005年和2006

* 阿蒙森开辟的北极航线

** 平坦的讲经台雪山